六藝之一錄

一三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七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

石鼓賦 詩

周伯温石鼓賦 予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大夫具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廡尊之也明年

攺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異之於乎韓公不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如之輒為賦曰周有石鼓今在辟廱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映於西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蜿兮六合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

歷兮璚株森竦於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於蒼穹嗟
追琢之渾厚或制作於天工於赫宣王弘振頹綱四
國既遂百職既張睠茲農暇載飾戎行踵武前人蒐
於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於聲詩勒之琳瑯其
形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於十者考治極
而功彰當戰國暴秦而韜晦者抑貞介遠其汙辱歷
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為之護防歲紀茫茫
顯於李唐韋韓歌之靄其有芳迄宋宣和斯遷於梁

金人襲没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踐文運之日昌
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籍周軒四旁六經彝訓
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因時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
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
而不復有維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捃摭之
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窪一為臼幸而文
存庸詎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
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

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益以寄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肇之學兮自我皇紛胄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保億齡兮於耿光 鐵網珊瑚

李丙奎石鼓賦　偉周宣之中興鐫石鼓而勒成煩鬼神之守護復遇元和之太平遡所來之何從實韓門之張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與車

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邈之非我僅百中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之鋪張以炫耀於當世謂刪詩為西行之迹使至寶為道旁之棄言有大而實夸遂有來以歐陽子之議安知棄之者非三百篇之刪詩又安知為之者非出於後來之好事文翰類選

羅曾石鼓賦　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故物又或以為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有以為宇文周所作者

蓋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
裏故知其為宣王作無疑讀昌黎石鼓之歌誦坡公
岐山之詠遂依托為之賦其辭曰予盍觀乎鳳翔八
觀之一乎岐屮蒼蒼西周故彊昔人伊誰内修外攘
予嘗訪遺踪於岐下得故物於榛荒曰莓龍剝落兩
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
原廣之彛乎章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
非秦人詛楚人之辭乎蓋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

不能識其奇也於是摩挲徙倚沉吟久之然後喟然歎曰我馬既同者車攻之徂東也其魚魴鯉者吉日之宴語也彼頑然者不可扣之鳴兮吾知其為宣王之石鼓也方其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麾日凝雲不流勒駿功於石鼓將永鎮於岐周異銅仙之可移空回首於萬牛嗟惟此石俛仰千秋横奇寶於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鸞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兮意作誦

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收兮亦何恨無人乎
李杜於是慨然援筆磨蒼崖之壁泚秋空之露取昌
黎慨嘆之言而作石鼓之賦
韋應物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
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令人濡紙
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
植走云云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溟漠秦家祖龍還刻

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法古猶好傳持來比此殊

懸隅 韋蘇州集

韓愈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逞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篆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燒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畫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鼉鸞
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
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
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
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擢冠沐
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

祗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
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
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
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
于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
為摩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
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征戰罷無人
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

能以此上論列顧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
於乎吾意其蹉跎 昌黎集
蘇軾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細觀初以指畫
肚欲讀嗟如鉗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
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
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
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

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
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㲉豰
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科斗厭亂人方思聖
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方闞虓虎北伐犬戎隨
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鼛鼓
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
文齊岣嶁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
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

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
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
烈來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秦救
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應隨擊掊傳聞九鼎
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
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
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
生安得如汝壽東坡居士集

蘇轍石鼓歌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虡
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
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没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
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鍾無在
鑄戈戟宫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
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户徹桑土思宣
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
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

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况外物固已
輕毛擒翡翠尾執麈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
見數形骸偎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遭亂既以
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
名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
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横䫌
下髭脫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
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

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稌黍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泰山刻秦語欒城集

梅堯臣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

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縛鱮魴何以貫之維
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歴秦漢魏
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
世如鳥翔惟閲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
氊衣歸上庠天官媕阿馳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
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剷中央
心喜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以石補空恐舂
梁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

莫強聚完𢑴𢑴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
緑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别
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
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
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禆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
我欲効韓非癡狂載致出關無所慞至寶宜列孔子
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畏護令
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

輦已嘗於此豈不同粃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
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顧因
諫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
此負鼎干成湯 宛陵集
張耒瓦器易石鼓文歌　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
呵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覩雲漢憂民瘼桓桓
方召執弓鉞蕩蕩申韓賜圭爵北驅獫狁走豺狼南
伐徐夷斬鯨鯢明堂車馬走爭光清廟莖鏞戶載樂

岐陽大獵紀功成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
市後世紙筆傳寘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晴風霜月多
摧剥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湍盤蒼玉
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皇巳亡巧偽起采椽土
木消純樸何為獲此上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
墨翟骨巳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
土圜泥從儉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
是時此物參鼎俎蕢桴土鼓誠為樂嗚呼二物信奇

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

零落宛丘集

洪适石鼓詩　天作高山太王荒鸑鷟一鳴周翦商

郟鄏卜年大蒐講諸侯歛衽尊天王六月中興繩祖

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

西滸橐駞輓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閒兩鼓

備章句日維丙申不糢糊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

鯿君子漁光和石經圮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

癸甲雁分翅橋門觀者堵牆如星沈東壁干戈起首
下足上天倒置景鍾糜碎九鼎飛王迹皇風吁掃地
誰與扛石從幽燕兵車亂載包無氈敲火礪角小小
爾為礎為砧多歷年宣和殿中圖復古冠以車攻次
十鼓韓詩歐跋盡兼收雲章剖判定魚魯先君辛苦
朔方歸文犀拱璧棄弗攜一編十襲自鐍秘更有司
馬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
北使接淅行在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

擷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

盤洲集

張養浩石鼓詩　粤自鴻濛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侯剛覃思神與凝摹收三千之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攫鼇吐鳳鶱挾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愚叔世當時王筋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樸遺淳趍姿媚我曾慨此愧疎淺一髮空危蔦鈞係竭來庠序覩石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

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羣陰欲食既半為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墮刼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瓦礫如隻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攫竊空臆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迫視不能詳一字沈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烟日西墜

揭徯斯石鼓詩　孔廟頹牆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火迸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為白居人打賣錢有形終易盡流落漫堪憐　秋宜集

宋褧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　翳昔中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用闡幽琢石製為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籀蟠錯分蛟虯氊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寶惜移置宮牆陬栖息得所托珍秘價莫酬使者瑚

璉器出守趨東甌敦樸且貴重華采殆罕傳旌麾暫補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丘燕石集

馬臻文廟石鼓詩

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壞石卧寒煙昌黎已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霞外集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

石刻三代遺獨數岐陽蒐剥落卧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事馳載來薊丘豈知橋門鎮天為興邦留吾老幸摩娑老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

籀制楷值車攻休騑騑五馬來東向會稽遊會稽豈無碑頌述徒夸浮願言宣仁化樹績垂千秌吳禮部集

吳萊荅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　横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録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真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惋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臼駱駝載歸石盡爛倉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生

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至壁手脫擘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目耽玩韋編鐵擿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摧岸春秋徒聞壁可假道德詎信鵞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敝斁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鍛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

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榦 吳淵穎集

顧文昭石鼓詩 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去今二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劍士濟濟遊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僕隸皆正人從知史臣良况在文武日 闕 寧少忘西旅貢厥獒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 闕 哉詞語間未及 闕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題詩增慨慷 鐵網珊瑚

盧元質詩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
載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綱用勿墜
厥德未為愆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邁
揆後信猶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
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烟孔壁遂啓藏
闕　亦偶全於今二千載闕　盛流傳要知文字行
白日麗中天闕　蕩無存人心復闕　先賢聖去我遠
魯魚失真銓安得周召徒為倡麟趾篇鐵網珊瑚

唐之淳石鼓詩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十左右各惟五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疊疊營竈滅落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製若覆冷釜氣若鎔五金文若斷釵股孫峯割秋瘦千蘤耀春嫵森嚴列戈矛爾雅冠章甫簷冰淨溜懸海駿浪掀舞摧舟半折軸敗舫或遺觽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揺舉斲沓明碎錦古墨清潤礎思昔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礪其角鑿臼加以杵幸今依黌宮星日照廊廡圭璧遜

其儀俎豆與之伍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詹白晝永老屋祥鸞翥晴連畫戟陰冷濕宮牆雨諸生獲講解髦士資訓詁啓鑰煩覽閣搨本利商賈韋詞表姫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鏘遺恨寄酸楚紛紜梅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許雖靡定彷像詎非古龢生千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僚碣役遂出幽燕侶平生慕奇聞一日獲佳覯初臨色逌莊欲狎氣斯沮如親至京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

田獵搏攫兕與虎如虛藜莧腹烹太牢肥羜如洗蜩
蟬耳聆笙磬祝敔羇鞿愁破昏懵喜氣浹眉宇時維躔
壽星歲甲在疆圉天寒號鴟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
予懷覽古亦天與摩娑重圖訓蹴踖愧庠序聊陳曹
鄶風式繼韓韋武弆居豈
程敏政石鼓詩　岐陽埋没草離離訴省燕都石屢
移一代文章存烏跡百年風雨蝕鼉皮摩娑尚識宗
周器題跋誰鐫蒙古辭郝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

立多時

李東陽石鼓歌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犖嶨髫年釋褐隨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搉始官翰林歲分獻晚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稱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況有文章存古樸是時風俗蓋渾灝其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講武岐陽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鐃歌於時颺言播聲樂靈祇地不愛圖書列石天然謝雕琢垂垂股折屋漏痕

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
槊又如申甫端冠紳擯相聯階舞干箾年深歲長世
運改誰向鴻荒究絛遡嬴劉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
分清濁騣看筆勢尋風骨細别呰痕認班駁原拋野
擲墮榛菅冬經雪霜夏氷雹疑隱大鼎存銘識似毀
明堂露穰桷當時十鼓一為臼猶幸農家事舂㸑愛
惜麈勞神護呵搜尋不厭山硗确瘠中摸索亦可知
辨口尚煩泣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森列戟門護重

幄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娑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踪下視俗書羞齪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闕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撑目昏眊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為予親刻劃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剥請從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懷麓堂集

何景明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眾詛楚已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濕讀

難下蟲雕爲剥細不分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
烟霧紛周王功勲史籀筆救石細落岐陽濱中興氣
象豈復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
摹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往往稱通神唐
愈宋軾遞歌嘆長歌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
君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至金塡玉嵌傳相
珍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煙塵神驅鬼守散
復聚至寶豈得空沈淪文皇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

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頗得親講詢虛廊素壁安置穩大厦長檐覆蓋新不隨鐘鼎怨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壁池日月動華衮奎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大復集

王家屏太學石鼓歌　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纍

爨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歧徙汴復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今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頗文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為摩娑固知至寶非容易合令安頊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比韓孟才斡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岣嶁一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復宿山房集

朱國祚石鼓歌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連窪中或與甕凹似抱質可敵瑤琨堅傳聞書自太

史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奥儷二雅彷彿吉日車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滋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字文豈能爾賫堂所見毋乃偏嗚呼神物不易覯三代舊跡稀流傳巫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衛州壞穆滿書徙壇山巔會稽窆石字茫昧峋嶁筆跡文糾纏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石鼓離復合陳倉入汴還留燕氊包席裹槖駝背塵蒙露濯

瓜牛涎置諸太學始皇慶于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
丈密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頹我來摩娑輒終日證以
郭薛施潘箋凝思斷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文
殘非因硬黃搨劃鈌反撼鈞金填長廊無人起題壁
回視落景棠梨懸介石齋集
郭天中石鼓詩　鼓非石實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
外書刪外經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經肽庭篆籠鳥
藍溲青匂謝杵舂戳停欹辭金波畫零我拜手神之

聽
明詩綜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八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四

石鼓文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蓋諷先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

其意法書要録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鉞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張懷瓘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

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

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

久譌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

紀録尤可嘆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

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

鳳翔府夫子廟周氏法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

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
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
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
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
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
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
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
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

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録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

所見者止此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祖東也其曰隹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

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彝孰有過於斯焉鐘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

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
麄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性既堅頑而難壞又不堪
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剥
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
事有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所能
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録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
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

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墨客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録）

歐陽集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葢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

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録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録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葢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葢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

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葢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

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趙彥林東坡詩注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褎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盖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

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肆業及之其騖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憺讋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絕典然則

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固考合前說且曰諷田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

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蝌蚪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懐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

楚為荊蠻置遁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朌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録藏

之當漢號史書以刻劃奇崛葢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勲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巒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係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

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敎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况蘇朂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

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劊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録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籒文周太史史籒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籒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剥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籒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存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維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葢字畫無三代醇古之

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翟耆年籀史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録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

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
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録耶開元
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
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説得諸何書傳
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泉張懷瓘所
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
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
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

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葢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摽之惟楊及柳則蒹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

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
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
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參例者五子
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
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
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
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
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

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便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

之辭亦已明矣鼓辭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所據而云
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
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
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
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
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
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
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

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程大昌雍集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枸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於策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

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斵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後漢橋玄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兹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葢橋當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

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為宣鼓其亦近

似而實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於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

史籀自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古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刱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

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同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泉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從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冦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

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録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歳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蛟走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

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
曉者而遂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録
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
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糢糊皆不可
讀而其犄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
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
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

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
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
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
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
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
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
壞而書體足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擬為一鼓以補足之

也同上
石鼓十篇大抵為斂狩而作甲言斂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畋狩而除道戊言
策命諸臣己言盲社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斂狩
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
稱於前代至唐始出於岐陽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
取置於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於民間而得之十鼓於是乎足信知神異之

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葢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觧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籒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纂分

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於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
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
可疑者若以也為殹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
器殹見於秦斤丞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
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
本於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
之所本也秦人雖剏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
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

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於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於古而

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於常祀之器應知
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
其於禮圖固有間矣欵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
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
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適於用也但象其器之
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
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
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

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石鼓者南粤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習尚者多同歟鄭樵石鼓考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

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
歷代書亦厠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
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
韓之説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
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為
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
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

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

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
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
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
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
歴代湮没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
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
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歴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
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

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鼔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録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子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録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鼔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

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高山奉
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字
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
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勗之祖邳
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
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
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
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

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隷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説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駞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

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須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王厚之復齋碑錄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盖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絶不多見況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參校同異宿乗傳海濵賔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更壓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歳里居得石林三丈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

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陜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閒歲月皆幷録之異時寰宇太平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塡鼓文以絶摹拓一旦四海横流泯焉無復遺蹤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絶

學於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内府矣其説為信因附末卷庶廣異聞苐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别本可證不容臆决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石鼓音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序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

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
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其
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
龕中以爲唐人所録當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
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爲音釋
時嘗得其本參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
今合諸家之説并摘經傳語可爲證者載於下古文苑注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

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

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羣書考索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逞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名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況
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
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
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
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
異哉　韻語陽秋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
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

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没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敝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譌尚寡不可知也庚溪詩話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却稍

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至汴梁貴重之以黄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乗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

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
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
大抵石方刓而高畧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園學古錄
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於真本多故不
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學古編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
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
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

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己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熈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瑯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

二世詛文正詛楚絆𦃃還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

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魯郡吾衍序周秦

刻石釋

音序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五

石鼓文

温彦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鼔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荘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

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中州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欵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弇州山人稿

石鼓文始不見稱於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於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況書取秦誓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

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膺
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非宣
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為先秦之書溫彥
威使三京又知其為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
岐陽所作則非史籀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
襲雅詩模倣籀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偽古文書張
天覺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石鼓論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

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
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
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
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
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作作辨萬餘
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

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獘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証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録凡篆文出三代

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吴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聽度之語要不足據

焦竑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陸友仁硯北雜志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為宇文周時

所作者妄無疑也金薤琳瑯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為此迂後世耶通雅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

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衍極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所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內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

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
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
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三十餘年昔之所
存者今又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
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閒取鄭氏樵施氏宿
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
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
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石鼓文音訓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姚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臮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者哉言也惜其歲

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

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
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
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
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
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
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
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
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
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
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
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
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
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
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獸多之詞
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

阜螽即石鼓趩趩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行言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馭孔庻避从既簡之謂也曰逮旐設旋悠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勅填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即秀弓孔碩彤矢䌸䌸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

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
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
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
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
之謂也曰從其羣醜贍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
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
俟俟即叟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
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

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文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遂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逺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

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廸補以圜方朱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鐵網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録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

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脫略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百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歿未可知而氊包輦運金

填檽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同上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銛利鈎殺為大篆之祖自後別為十有三源分派行沓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趙先生撝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考互訂用車攻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

蓋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於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将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同上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格古要論

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潛溪集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於後
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
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
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
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
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
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
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騐也三代鐘鼎卣

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益

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録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巳卯國子司業潘迪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

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摹搨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素齋集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

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比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濶勗貞

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撝謙宋宗室之後讀書慱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瑤山教諭卒於官金薤琳瑯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

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盖嘗有偽爲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

京師詒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取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鼔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

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論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説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仝上

石鼓詩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十字葢全文也嘗

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盡亦未見此也丹鉛錄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畢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蝌蚪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
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爲宣王
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
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
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
字秦字也其爲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
俟知者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録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牽合紕繆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

不復書此易見耳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遹遹員斿遂
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遹遹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
法太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遹遹員
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也一隅若
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
爾為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
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
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表

徵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録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楊升庵集

愼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賓泉所云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兹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耶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録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録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絓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懐太子賢注漢書鄧隲傳遭元二之災引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湮没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絶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扎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耶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録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録胡世將資古紹志録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宋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

年十月間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吴祭酒長詩畧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刻潘迪釋文令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内大方家云同上

石鼓文字畫竒古皆云史籒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於

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葢全文於潘迪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金石古文

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升庵集中稱六百七十五字完好無譌丹鉛録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

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永叔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聖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日又在永叔聖俞之後即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既易以今文傳之秦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陜西志又從而刻石臨朐馮汝言編古詩紀亦用其文學者所當駁正也黑蝶齋小牘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句爾楊用修增益之於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 鴻雪録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

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石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録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録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

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亦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

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金臺紀聞）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史籀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弇州山人稿）

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銛利鉤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别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游鶴堂墨藪

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絶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於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

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同上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略曰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嶽峙不可復撼弟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滕葛糾纒確

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
迷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
如少君古强之徒曽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
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謂
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繇其土
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虚器豈止以
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玉制器無一
不窮極奥渺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

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輒籌火撫搨爨剥日甚
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
就石形之自然少加琱琢旋轉刻文行字或六或七
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
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王遊
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以後世竭力徵石
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
盼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

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刋古今之謬金石史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史籀筆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

護持無人惜哉石墨鐫華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書畫史

東坡有手鈎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録紫桃軒雜綴

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益唐人所録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

又辥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靡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業於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蓋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誌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古詩紀注

都城東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敎步其街曰成賢國子監在焉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右學規制大備彛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内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

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移置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錯錯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劚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左右列矣石鼓自秦漢無傳者郡邑志云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

紀其事曰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蓋顯聞於唐初自是表章代有矣唐自虞褚歐陽外則有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徐浩杜甫韋應物韓愈宋則有薛尚功楊文昺歐陽修梅詢蘇軾黃庭堅張師正王順伯王應麟趙明誠鄭樵元則有楊桓熊朋來吾衍潘迪虞集周伯温而我朝楊修撰慎以為鼓發聞已先晉王羲之唐章懷太子嘗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

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今剥漫而可計數其方要當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無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楊慎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

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帝京景物畧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因樹屋書影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而唐韓退之作歌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類車攻吉日之閎深也金史馬定國

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揚用修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予獨以其辭不足儕於二雅而疑之今在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金石文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蓋緣文有我車既攻等語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

不得執此以定其為宣王之鼓也至於成有岐陽之
蒐則見於左氏傳可為明徵似三監既平破斧缺斨
之後簡軍實修武備於先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
不余及亦猶鴟鴞之詩所云莫敢侮予也書學聖蒙
岐陽石鼓文或謂周文王時作或謂宣王時作或謂
秦惠文後始皇前所作或謂宇文周所作獨程氏大
昌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稱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
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謂鼓當刻於此時可

謂明徵矣董氏迺又引叔向楚置茅蕝一節更足發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王營洛邑復都豐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岐陽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戾然以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禄父盜兵三監煽亂殺函以東非復周有於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復稱之收既稅之牛馬而復駕之召既散之卒甲而復伍

之就岐陽而講武即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
然則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則
邦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時
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
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
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宋摹勒汝帖倉頡夏禹
款識封比干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然後列
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夫宣王東都之

會雖見於詩其時玁狁蠻荆騷然不靖既用兵於鎬
東之徐淮顧治兵於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
播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
稱王號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
帝制臣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況斤權之文雖刻於
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為斤權
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
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於始皇則前此

亦用舊文矣至於十鼓其一為臼疑鄭餘慶徙置學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事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蕪土人因其已臼乃復臼之爾全上

程大昌雍録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葢後周之説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於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爾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

之詩一也以為秦作似宜在乎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陲地近鳥鼠若獵於岐陽是自西徂東不應言我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為諸侯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滛祠西畤寶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

也盍成王伐奄歸而蒐於岐奄在東方故曰我來自東凄凄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盍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所作當時始綏殷命淮徐煽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殘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為成王無疑 臣林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蠻荆置茅蕝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徵此廣川董氏沙隨程氏毅然斷以為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蒐今繹其詞時則靁雨地則淖淵涉則舫舟草則若華木則楊柳帛魚鱳鱳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春時景物宛然在目其殆蒐于岐陽時作乎

或乃以我車既攻二語同於小雅因定為宣王之鼓
然詩三百篇篇不雷同有叔于田則大叔于田以別
之有杕杜則有杕之杜以別之使果皆為宣王時作
則于苗既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矣于蒐豈復仍用
其辭詩人不若是之詰窘也惟因二語與小雅同即
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鼓蓋鼓是成王文宣王中興紹
其先志因而用其辭此所謂復古所謂展也大成云
爾茹古錄

石鼓文不見録於詩説者紛紛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於冊太師所掌之詩皆書於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於石刻未見録也炙硯録

十鼓自甲至癸諸家詮次先後不同惟山潘氏所序葢依國學位置近見嘉定孫氏更序董逌本以潘氏第六鼓為第一鼓曰王命除道也第十鼓為第二鼓

曰至岐陽而禱禡也第八鼓爲第三鼓曰簡車馬也
第一鼓爲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師武臣力也第三鼓
爲第五鼓曰天子親田柴獲之盛也第四鼓爲第六
鼓曰田畢數獲也第二鼓爲第七鼓曰陳魚也第七
鼓爲第八鼓曰亢君庖也第五鼓爲第九鼓曰從流
而歸也第九鼓爲第十鼓曰班師休士也其義又與
薛鄭諸公有別查浦輯聞
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讖碑石凡三截北京

國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吳皇象書一為周史籀書皆篆學之祖也鼓本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鳳翔學宮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宅四徙而至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禮殿繪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考宇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而此十鼓獨無恙且刳為臼而文不傷剔其金而字猶在信有神物呵護者然兩京求舊錄

補遺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閒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

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閤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王文端公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

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夬作尖霥作霧舛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模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亦以塗作即阪作陭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予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猶隱然有迹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强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辨已明不容復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

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曉曉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

石鼓文正誤

石鼓文據楊升庵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所拓本於李文正公家余讀而驚嘆已録於京師古石考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文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

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本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 孫承澤庚子銷夏錄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石鼓周宣

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刑尚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內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全上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九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范明謙